

東西方文化交流以前的折紙歷史

作者：羽鳥公士郎

譯者：姜禎致

本文論證日本與歐洲在文化交流以前，折紙是獨立發展起來的。

1 引言

折紙通常被人們認為是起源於中國公元二世紀。據我所知，這個猜測最早是由莉蓮奧本海默（Lillian Oppenheimer）提出，更具體地說，是出自於她給本田宮的《怎樣折紙》一書中所寫的引言。[Honda 59]. 這個觀點假定了兩個前提：

1) 紙是在中國二世紀被創造 2) 紙問世沒多久折紙就開始了。本文中，我將會爭論這兩個假定前提都是錯誤的。

2 折紙的起源：一些誤解與假設

紙的起源

當奧本海默在給《怎樣折紙》寫引言時，大多數人相信紙是在公元 105 年被蔡倫發明的。但是在西漢（206BC-8CE）的一些古墓中也發現過紙，其中年代最早的來自 1986 年於放馬灘，測定年代在公元前 2 世紀中期。[Komiya 01]

另外，最近的研究表明高質量樹皮紙，比如墨西哥的 Amate, 夏威夷的 kapa, 東南亞的 Tapa, 可追溯到史前 5000 年。[Sakamoto 09]. 這些古老的紙張做工十分復雜，有的甚至有水印。被打過的樹皮紙有類似於日本和紙的質感。實際上，東南亞用桑樹作為造紙原料。儘管這種紙有的時候是被做成衣服用，它仍可能是和紙的起源。

我相信古代的這些高質量樹皮紙可以被折疊。有人也許會問折紙是否可以追溯到 7000 年前？我的回答是否定的。當一個人去考證折紙的起源時，我認為他應該思考的問題是折紙是怎樣出現並被發展，而不是誰最先開始折紙。古代折疊過的紙可能與當代的折紙沒有任何關係。所以我們不能把折紙的演化歷史延伸到幾百年之外。

日本折紙歷史

有些人說折紙起源於日本的平安時代（794-1185）。比較出名的一個故事是安倍晴明的軼事，最著名的十世紀陰陽師。這個故事說他拿了一張紙，將其變成一只鷲，對抗道摩法師（咒術師）。

根據岡村正夫，這個晴明的故事與折紙沒有任何關係。有些書中寫道他用一張紙打結，還有些書中寫道他把紙張剪成一只鳥，還有些說他在紙上畫了一只鷲，但是沒有一本書說他折紙。岡村的廣泛研究揭示了在平安時代沒有關於折紙的證據。[Okamura 99]

其它的人談到了“紙垂”，日本神道教裏面的一種法器。它一開始是貢獻給神明的衣服。儘管紙垂在平安時代有可能是用紙做的，我並不能從中看出它與現代折紙有任何關係。



紙垂

折紙在日本的起源被認為是來自“熨鬥”，（不是燙衣服用的）是一種用紙折疊的禮儀包裝用具。它來自“熨鬥鮑”，是剪成條或曬幹的鮑魚。現在它只是被系在現成的包裝紙上，作為一種吉祥的象征物。



熨鬥

另外一個例子是用紙做的蝴蝶，被稱作“メチヨ”（Mecho）或“オチヨ”（Ocho）。它們其實是包裝酒壺用的，儘管現在人們用它包裝瓶頸，主要用在結婚典禮上。有人說這些裝飾件可以追溯到平安時代，但是我從沒發現過相關的證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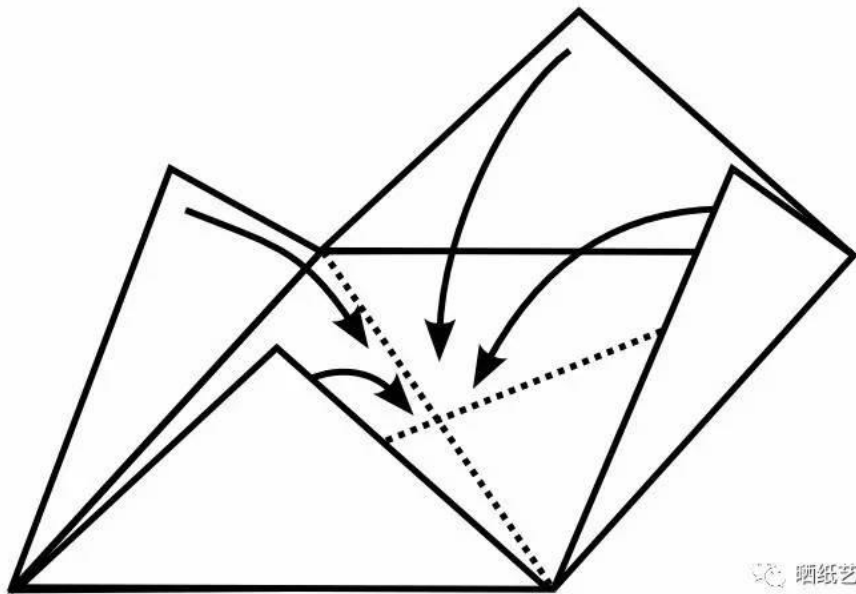


メチヨ和オチヨ

日本江戶時代（1603-1868）武士在送禮品時有專門的折紙包裝要求。這是日本武士階級禮儀的一部分，並且在家族內一代代傳下去，其中最為出名的是家族是小笠原，伊勢和貴良。伊勢貞丈（室町時代 1333-1573 的幕府禮法顧問），在 1764 年出版了禮儀書《つゝみの記》（包結記），在書中對折形做了講解。古典折紙就是在這一時期建立的。[Araki 03]

歐洲折紙歷史

與之相對的，西方折紙的起源被認為是來自洗禮儀式的證書，被折疊在一個“雙薄餅”內---把正方形的四個邊向中間折疊，然後重復相同的步驟，使得正方形變小。根據安娜赫林(Ann Herring)，弗裏德里希福祿貝爾（Friedrich Froebel）的洗禮證書也是折疊的。[Herring 99] 所以折紙在西方的歷史可能是源於 16 世紀。





1741 年的洗禮證書

大衛李斯特(David Lister)已經觀察到歐洲中部的洗禮證書折痕與舊時期的星象圖設計相似。根據文森特帕拉西奧 (Vicento Palacio) “星象的正方形”圖案是在 20 世紀被介紹到西班牙。[Lister 97]. 但是我必須指出在西班牙和德國並沒有折疊星象圖的證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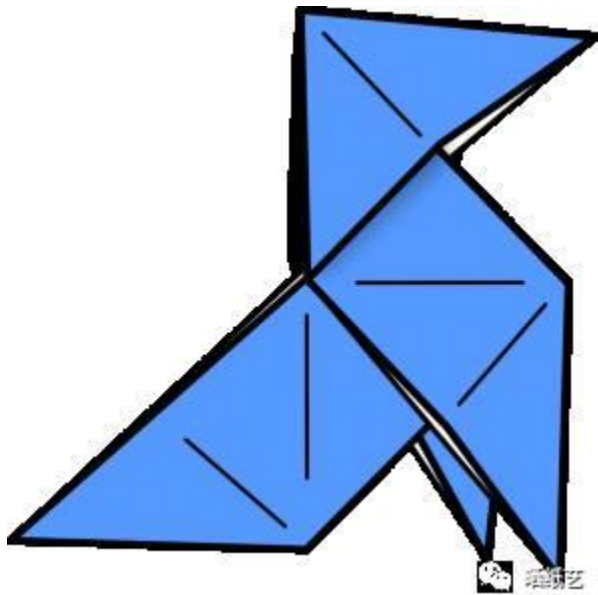
星象圖

對比日本紙包裝與歐洲的洗禮證書，我們可以看出東西方折疊方式的不同。日本武士折紙留下的折痕角度是比較隨機的，而洗禮證書只限制於正方形網格與對角線。在下一個環節，東西方折紙的方式在 19 世紀中期東西方文化交流形成之前是幾乎沒有變化的。這個事實表明東西方折紙的發展是獨立的。

3 東西方不同的傳統與風格

歐洲折紙文物

歐洲最為經典的折紙模型是小鳥，在西班牙叫 pajarita, 在法國叫 cocotte。儘管它的起源十分模糊，我懷疑它在 18 世紀晚期就已經存在，因為德國國家博物館保存的關於第六次反法同盟(1812-1814) 的折紙騎兵似乎是起源於它。[Kono85]



折紙小鳥

歐洲另外一個流行的模型是船。文森特帕拉西奧爭論道紙船是被記錄在維納斯 1490 年出版物《世界的領域》(tractatus de Sphaera Mundi) 中。這本書是在 13 世紀由約翰內斯堡(Johannes de Sacrobosco)著作並在 17 世紀中期被重印了超過 60 次。儘管描繪的船像是折疊出來的作品，我不會對此做任何判定直到我們對 19 世紀之前的折紙歷史有了更多的證據。



《世界的領域》中的水上小船像折紙

還有一個出名的是帽子，由約翰坦尼爾（John Tenniel）描繪在劉易斯卡羅爾（Lewis Carroll）於 1872 年出版的藝術作品《鏡中奇遇》(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中。儘管帽子和船都是用長方形制作，大多數歐洲折紙作品使用正方形紙折疊。這些模型在福祿貝爾的教育系統下有良好的保存記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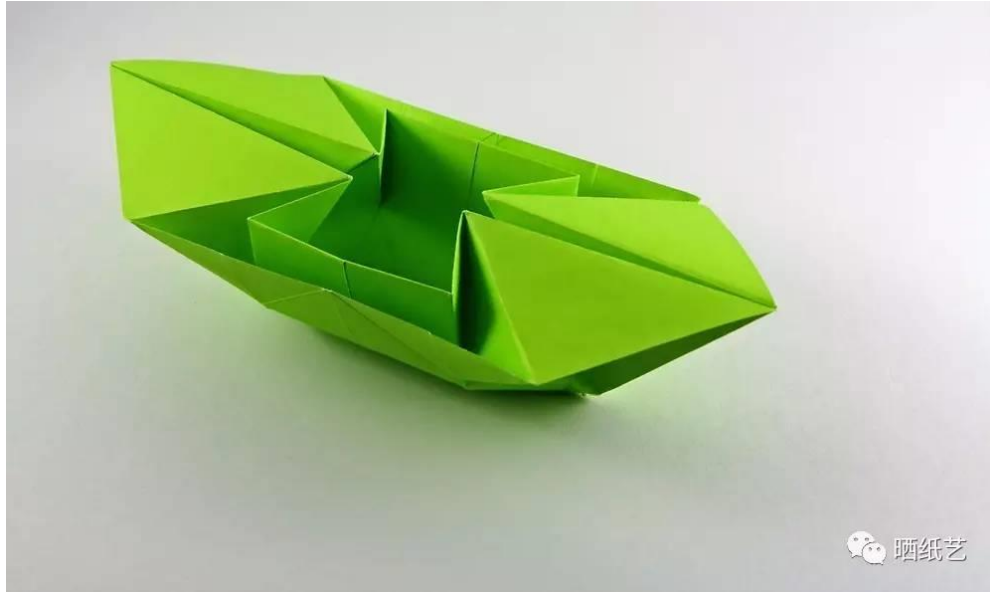
福祿貝爾是一個德國教育家，在 1837 年建立了第一個現代幼兒園。他的教育系統包括了一組玩具，叫做“恩物”(Gift)，還有一套玩具叫做“工作活動”(occupation)。工作活動的其中一項就是折紙。瑪利亞克勞斯博爾特（Maria Kraus-Boelte）在她的《幼兒園向導》中大概記錄了 100 種折紙模型。[Kraus-Boelte 和 Kraus 82].

不少歐洲折紙模型都被包含在了她的書中，但是一些日本的折紙模型沒有被記錄。豬、房子（可改造成鋼琴）、沙發、氣球（改造成水雷）、箭頭（改造成飛機）、風車等都是在歐洲被創造並且被傳播到日本。

氣球的模型也許看起來與約翰韋伯斯特（John Webster）1614 年話劇《馬爾菲公爵夫人》(The Duchess of Malfi)裏面的“紙監獄”相似。這也許是歐洲最早跟折紙有關的資料，但是同樣的道理，我不對此下結論。更多的，我不認為兩個世紀內發現的零散證據足夠證明折紙在那時存在。

日本折紙文物

通過看歐洲的模型，可以輕易發現大多數設計都是從正方形網格或者對角線開始。這甚至應用於中國的紙帆船和平底船，與日本的尋寶船非常相似，但是尋寶船是用比較尖銳的角折疊。這點區別，對我來說，是證明折紙獨立發展的重要證據。中國的折紙船與日本的折紙船應該是獨立發展出來的兩個模型。



中国紙船



日本紙船

有一天折紙歷史研究員神谷高木帶來了一盒折紙，應該是由一些 18 世紀中期的人在റ森脅的家裏制作出來的。比較老的作品包括メチヨ和才チヨ，比較新的作品包括紙鶴、やっこさん（折紙小人）。[Takagi 99].



晒紙艺

やっこさん



晒紙艺

這些作品中最有趣的作品是來自十九世紀早期，與德國騎馬小人的折紙作品在同一時期。這些作品使用不同形狀的，剪過的紙拼接起來，有一些被繪畫。這確實是日本折紙的一個特色。與之相對的，歐洲的折紙模型幾乎全都是沒有剪

切過的，用正方形紙折疊出來的。



騎馬小人的仿制品

許多日本森攜的作品與當代書籍的很像，比如《かやら草》（斯哉等草）和《忠臣藏折紙》，但是有一點不同。這些差異說明不少人在那個時期都在創造折紙，有的看參考書，有的沒有。實際上《忠臣藏折紙》在 19 世紀有好幾個版本。

《かやら草》是由安達和幸著作，關於他我們沒有任何信息。我們只知道他復制了不同書上的內容，並且在 1845 年完成了超過 200 卷的百科，可是他沒有給百科標題。我們把裏面與折紙相關的內容稱作《かやら草》因為 21-30 卷是這樣被命名的。[Okamura 94]

《かやら草》包含了 15 種包裝折疊法，25 個模型，和六張上色的展開圖。[Brossman 和 Brossman 61]. 它也包括了兩個自然段，一個段落解釋他沒有畫拼接式的千紙鶴、船、轎子、蓮花、沙壇、盒子、虛無僧、緯夾、兜等因為幾乎所有人都會折疊這些模型。[Okamura 94] 這些模型現在仍然流行，但應該注意的是大多數都是日本獨特的作品。

另外一個段落說有一些特別的折紙，比如孔雀、螳螂、麻雀整理羽毛、鯰魚、和狐狸結婚。這些在當代仍然不流行，安達他自己不知道怎麼疊。[Okamura

94] 這些已經是被遺忘的傳統模型。所以，許多在管茶山博物館發現的折紙模型就很令人吃驚了。

葛原箏，一位生於 1812 年的盲人十三弦古琴老師，制作了大多數博物館內收藏的折紙作品，包括一些禮儀包裝，一些連接的紙鶴與 1797 年《忠臣藏折紙》記錄的很像；不少被記錄在《かやら草》的模型，最古老的分子結構折紙模型---寶箱，在 1734 年被描繪在《亂馬圖式》中，還有一些在文獻裏沒有的作品，比如帶有點分裂結構的折紙烏龜和使用了擰折技巧的盒子。

發現的所有 66 件作品都很不幸地被壓平，有一些無法去識別。但這組藏品仍然很綜合地體現了日本傳統折紙的多樣性。儘管有一些作品是如同歐洲那樣使用正方形格子或是對角線的設計方法，很多日本的折紙作品高度復雜，有著很高的技巧，還有的使用了剪刀。

4 結論

當對比過上百種歐洲和日本的折紙後，會令人震驚地發現只有非常少數的作品具有相似的特征與結構。另外，哪怕是文化交流之後，東西方的折紙作品仍然有一些差異。

這些作品不僅沒有多少內容重疊的部分，東西方折紙折疊的風格也各不相同。在 19 世紀以前，日本折紙模型是從許多種圖形制作出來的：正方形、長方形、六邊形、八邊形，還有些是不同圓心的。它們同樣有著復雜的折疊技巧，有些被塗繪，被剪切。歐洲的折紙作品主要是從正方形折疊，有的時候用長方形折疊，剪刀使用的很少。另外它們的折痕基本被限制在正方形格子與對角線之內。

這些區別來自於折紙不同的起源----日本十四世紀的禮儀包裝和歐洲十六世紀的洗禮證書。日本折紙的折痕來自隨機的角度，而洗禮證書的折痕都是雙薄餅結構。這些事實都證明歐洲折紙與日本折紙是獨立發展的。

在明治維新（1860-1870）的第一年，歐洲的教育系統被介紹到日本，並且被日本接受。作為一個結果，歐洲折紙成為了日本幼兒園教學的一部分。另外，

當人們開始跨國旅行時，日本折紙就被傳播到了西方世界。我們當今所了解的折紙情況是這個文化交流的結果。因此，折紙從來就不是一個“日本”藝術。

參考文獻：

[Araki 03] Makio Araki. Fukkoku Ise Sadatake “Houketsuki” (in Japanese). Kyoto: Tankosha, 2003

[Brossman and Brossman 61] Julia Brossman and Martin Brossman. A Japanese Paper-Folding Classic: Excerpt from the “Lost” Kan no Mado. Washington, DC: The Pinecone Press, 1961.

[Carroll 03] Lewis Carroll.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3.

[Herring 99] Ann Herring. “Origami-no Bunkashiko: Origami Shinwa, Taiken, Rekishiteki Shogen-wo Chushin-ni”. In Oru Kokoro, ppp.-84-89. Tatsuno: Tatsuno City Museum of History and Culture, 1999.

[Honda 59] Isao Honda. How to Make Origami. New York: McDowell, Obolensky, 1959

[Komiya 01] Hidetoshi Komiya. “Yami-no Tanjo-to Sono Rekishi.” (In Japanese). In Kami-no Daihyakka, pp. 38-39. Tokyo: Bijutsu Shuppan-sha, 2001.

[Kono 58] Yoichi Kono. Gakumon-no Magarikado (In Japanese)。 Tokyo : Iwanami Shoten, 1958.

[Kraus-Boelte and Kraus 82] Maria Kraus-Boelte and John Kraus. The Kindergarten Guide Volume Two: The Occupations (reprinted version). New York: E. Steiger & Co., 1882.

[Lister 97] David Lister.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History of Paperfolding in Japan and the West-a Development in Parallel.” In Origami Science and Art: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Meeting of Origami Science and Scientific Origami, edited by K. Miura, pp. 511-524. Shinga, Japan: Seian University of Art and Design, 1997.

[Okamura 94] Masao Okamura. “Koten Kenkyu ‘Karayagusa’ ”(In Japanese). Oru 5 (1994), 58-63, and 8(1995), 59-65.

[Okamura 99] Masao Okamura. “Origami-no Nagare” (In Japanese). In Oru Kokorom, pp.4-15. Tatsuno: Tatsuno City Museum of History and Culture, 1999.

[Okamura 08] Masao Okamura. “Koto-san-no Origami” (In Japanese). Monthly Origami Magazines 398 (2008), 30-31, and 409 (2009), 20-21
[Sakamoto 08] Imamu Sakamoto. “Juhishi-no Umoreta Rekishi” (in Japanese). Hyakumantoh 130 (2008), 52-71.

[Sakamoto 09] Imamu Sakamoto. “Kami-to Hito-wo Tsunagu Juhishi” (in Japanese). Haykumantoh 134 (2009), 63-86.

[Takagi 99] Satoshi Takagi. “Moriwaki-ke Kyuzo-no Origami Shiryo-nitsuite” (in Japanese). In Oru Kokoro, pp. 67-74. Tatsuno: Tatsuno City Museum of History and Culture, 1999.

圖片均來自網絡

公眾號：shaizhiyi

